冬日北风吹

○ 陈裕

冬天的风，总是从北方吹来。北风一起，冬天的形状和声响便越来越清晰。

北风拂过柳梢，只是冬日的柳梢已无柔条，只余干枯的枝条；北风掠过野草，只是冬日的野草已非旧时模样，只余一丛丛僵硬的黄草。此时的北风，比秋风更厉，寒到骨子里，寒遍千里万里。

北风直白、坦荡，不掩饰，不做作，从北方旷野深处奔涌而来，以不容分说的姿态，把凛冽一次次抛向大地，将天地间的每一寸空间磨得锋利。冬天，便在北风吹过时有了硬朗的外形，那气度里含着冷飕飕、凉冰冰。

冬日的清晨，走到室外，迎接我的是一缕北风。它跌跌撞撞，不管不顾，任性地不寒暄，径直穿过衣领，贴上肌肤，像一把无形的刻刀，在脸颊上留下清晰的触感。街道上，枯叶乱舞，成了北风的玩伴：一会儿在空中打旋，发出沙沙声响；一会儿跑出去老远。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微微颤抖，与北风倔强对峙……

北风吹来，冬天不仅有了形状，也有了声响。北风掠过屋顶，冬便发出低沉的呜咽；穿过林间，冬便唱起呼啸的长歌；打在窗棂上，冬便发出急促的叩问。这些声响真切而可感，有的让人清醒，有的让人烦躁，有的让人无奈。

然而，北风并非只有单调的寒。它一扫秋日残叶，为大地腾出呼吸的空间；它冻结河水，让冰层下的生命得以安眠；它让行人裹紧衣衫匆匆赶路，也让屋内的炉火格外温暖。别只看北风板着冷峻的脸，它也一次次吹拂，提醒世间：寒冷让人更懂温暖，让人懂得蛰伏的可贵。那些在北风中挺立的松柏，那些在寒风中绽放的蜡梅，都在无声诉说：真正的坚韧，往往诞生于最凛冽的时节。

北风里，人间烟火依然温暖。蔬菜入窖，游子心头惦念家乡，母亲牵挂远方的子女，一缕缕乡愁如雾如烟。

冬日北风一吹，万物调整姿态，准备漫长冬藏。北风奏响冬日序曲，时间仿佛慢下来，万物暂缓生长，为下一个春天蓄力。北风在大地上奔跑，以寒冷作墨，以风为笔，描绘最有质感的画卷。繁华褪去，剩下本真的骨骼，以紧凑的形体，为冬日素描增添美学的骨感。

走出庭院，一缕北风迎面而来。季节更迭，就在北风吹啊吹的节奏里继续。人生亦然：有春风温柔，也有北风冷峻。冬日北风吹，这风里除了寒冷，还伴着一碗热汤、一盏灯火、一句贴心的问候。

冬序初寒，汤有温香

○ 李树坤

临近小雪，气温一天比一天低，天空灰蒙蒙的。风从城外旷野刮过来，已带着冷飕飕的寒意。

那天下午下班，路过街角牛羊肉铺子，见门口支起铁架子，挂着几只刚宰好的羊，老板系着围裙在剁肉。店里进进出出不少人，都是来买新鲜羊肉的。我进去割了三斤羊排。

今年自己种了些青萝卜，立冬后收了，腌咸菜、送邻居，剩下的储存好，平时做萝卜汤喝。这样的节气，萝卜配上羊肉炖一锅，许是最美的食物了。

北方有“小雪杀羊，大雪杀猪”的说法。小雪一到，天冷透了，羊也养肥了，正是宰杀的好时候。我们这儿不缺羊肉，羊大都是农户散养的，春天开始养，有养两三只的，也有养十几只的。一年四季都能买到羊肉，可初冬市场最热闹，正是吃羊肉的好时节。

炖羊肉一般不放太多香料。香料可去膻，但放多了会冲淡肉的鲜香。吃羊排或大块羊肉，最讲究原汤原味。我不太擅长烹饪，每次都是老婆做，我只帮着剔肉、清洗、切块。她炖羊肉，先焯水撇沫，再放生姜片、大葱段和几粒花椒，小火慢炖。待肉能用筷子戳动，再把切成滚刀块的萝卜放进去。萝卜不能放太早，早了容易烂成泥；也不能太晚，晚了会留生涩气。这个时间得掐准，就是火候。炖到萝卜刚透、羊肉刚烂，一锅萝卜羊肉汤就成了，清清亮亮，浮着薄薄油花。出锅撒一把芫荽末，趁热端上桌。

先喝汤。汤清不腻，入口温厚，有羊肉的鲜，没有羊肉的膻。再吃肉。羊排上的肉已经酥烂，筷子一拨就脱骨，蘸一点韭花酱或辣椒酱，咬下去，肉汁在嘴里漫开。最后吃萝卜。炖透的萝卜吸饱了羊肉汤，颜色变成半透明的琥珀色，咬一口，软糯清甜，汁水从齿缝里溢出来，比肉还香。

羊肉性温味甘，能温中健脾、益气养血。小雪前后，吃羊肉等于往身体里添一把温火。但羊肉偏热，吃多了易上火生痰，正好萝卜能收住它。“冬吃萝卜夏吃姜，不劳医生开药方”“萝卜上了街，药铺不用开”，话虽夸张，但不无道理。不少地方有补冬的说法，小雪这天炖一锅羊肉萝卜汤，老人孩子一人一碗，说是补一冬不生病。

如今在城市里，炖一锅萝卜羊肉汤很简单，在自己家里就能做。小雪那天，不一定真下雪，但气温一定会降低，这时候就该炖一锅萝卜羊肉汤了。

刚出锅的萝卜羊肉汤，盛一碗喝下去，从嗓子暖到胃里，从胃里暖到手脚，那就是药性在起作用了。只不过它换了个名字，叫家常饭。

连载180

布衣诗人谢榛

○ 武俊岭

郑王说，于此可见游学之重要。可恨我生于帝王之家，不能像平民那样四处游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欢迎天下的好学之人到王府来。这一点，赵王比我做得好。

谢榛说，殿下毕竟刚从高墙出来，以后慢慢地就会聚集起很多人才。

郑王说，郑若庸的《类隽》编得还是不错的，前天我刚刚看完。

谢榛十分惊讶，郑王从凤阳回到沁阳没有多长时间，就看完了郑若庸的著作，可见其好学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。

大家一边谈，一边喝，已到半夜了，还浑然不觉。

谢榛看到两个婢女哈欠连连，便对郑王说，殿下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就到此为止吧。

郑王说，也好！明天我们接着喝酒，接着谈天。

第二天天明后，谢榛立即起来。见莫子明屋里没有动静，便咳嗽了两声。莫子明听到，连忙起来。两人在院子里走了一会儿，到了大门口。看到车夫从外面走来，一问，才知是朱伴读把车夫安顿在一家客栈了。

车夫说，谢先生，我已吃了早饭。马车也已备好，何时启程呢？

谢榛说，我们吃饭后与郑王告别，就去找你。

饭后，谢榛在朱伴读的引领下，拜见郑王。

郑王说，谢先生，昨天夜里睡得好吗？

很香！与殿下一聚，长了见识。

郑王说，再待一天，明天再往洛阳吧。

谢榛说，不了，到洛阳还有一段路程呢。

郑王对朱伴读说，这样，既然谢先生执意要走，你去账房支出一百两银子，送给先生作为盘费。

谢榛不好意思了，说，我们身上有银子。

郑王说，本王的一点心意。以后有什么困难，可随时来找我。安阳离沁阳不远。

谢谢殿下！

朱伴读代表郑王、世子送至车下，说，谢先生与爱徒，以后多来沁阳吧。

谢榛说，我们会的，谢谢了。说完，师徒二人上车。

谢榛、莫子明朝朱伴读挥手，马车往前。

走出没有几步，莫子明笑笑，说，先生昨天没喝够吧？

谢榛说，也不能说不够，看郑王那疲惫的样子，你忍心放开肚皮喝吗？小子，到洛阳之后，肯定会有几场恶战，你要小心。

莫子明笑笑，说，到了洛阳，先生喝不下去时，我替你喝。

谢榛说，这就对了。

师徒二人说说笑笑，黄昏时分到了孟县城郊。谢榛猛然想起，这里是散文大家韩愈的故乡。于是便对车夫说，停车，我们下来随便看看。

二人下车，先看城外景致。有池塘、有小河，二人走到一棵树下，谢榛坐了下来，子明一旁站着。谢榛问，子明，我们也在河边，我们也在树下，为什么不能成为孔子、释迦牟尼那样的人物呢？

子明说，先生一问，吓了我一大跳。让我说，就是脱胎换骨的事？

谢榛听了，一惊、一喜。谢榛已是知道，自己的五个儿子绑在一块，也不见得比莫子明聪明。这是没有办法的事。

谢榛说，你这小子，怎么这样明白？

子明说，先生，我告诉过你：我最不愿听的，就是我父亲让我科举的话。逢书就读，是我的天性。

也是一个臭小子。

子明嘿嘿笑。

二人返回马车旁边，谢榛说，我要走走，你上车吧。

好的。

子明跳到车上，对车夫说，别走太快，先生在后面呢。

几人边行边选客栈。一里路后，找到一家上好的客栈，三人住下。晚上，谢榛不想吃饭。这样的话，子明就与车夫走到一家小餐馆，一人喝了半斤。子明机警过人，看出车夫想喝点了。吃饭之后，车夫说，莫公子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好呢。子明笑笑，没说什么。

回到客栈的时候，二人听到谢榛的鼾声，忍住笑，各自回屋歇息。

第二天，子明汲取沁阳的教训，起来之后，轻敲谢榛屋门。谢榛听到后，说，停会儿，我就起来了。

子明端直而立，迎接先生。

谢榛推门出来，说，你不知老年人入睡困难吗？我还想迷糊一会儿呢。

子明说，睡三个时辰，与睡三个半时辰，没有区别。先生，我们去看看孟县城内景致吧。

子明在前，谢榛在后，于孟县城内随意而行。

谢榛说，子明，我们去韩园一观吧。

子明说，好的。

不一会儿到了。师徒二人站在韩园，驻足而看。谢榛看到两棵高大的柏树，说，子明，我们师徒比赛，看看谁先到那两棵树下吧。

子明笑笑，说，估计我跑不过你。

谢榛说，那就跑跑吧。

工夫不大，师徒二人，谢榛在前子明在后，来到两棵柏树下面、韩愈的墓前。

谢榛说，子明，在韩大师面前，你没有话要说吗？

子明说，说什么呢，说先生看不起他的诗？他的文章，也做作得厉害。从他的《论佛骨表》，可以看出他对外来思想一概排斥。

谢榛说，子明，你颖悟如此，我就一句话不说了。我们回去吧。

又在路上行了两日，一天暮色苍茫时分，渐近洛阳。谢榛看到邙山模糊的轮廓，心想，见到周易之后，抽时间一定好好地看看北邙山。此山的历史上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，埋葬了太多有名的人物。

进洛阳北门，寻洛阳府衙。到了，向两个守门军士一打听，知道了周推官还没有离开。于是，谢榛便请求军士前去通报，就说谢榛到了。

一个军士留下继续守门，另一个便走了进去。

不一会儿，只见一个不到四十岁的官员，在军士前面潇洒走来。离谢榛还有五六米呢，便抱拳行礼，说，谢先生来到，太高兴了。

谢榛说，您？

我是周易！

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。

周易说，这样，我领着你们先去客栈住下，然后再去吃饭。

谢榛对莫子明说，见过周推官周大人。

子明说，周大人好！

客栈十分干净，谢榛、莫子明一人一间。

（未完待续）